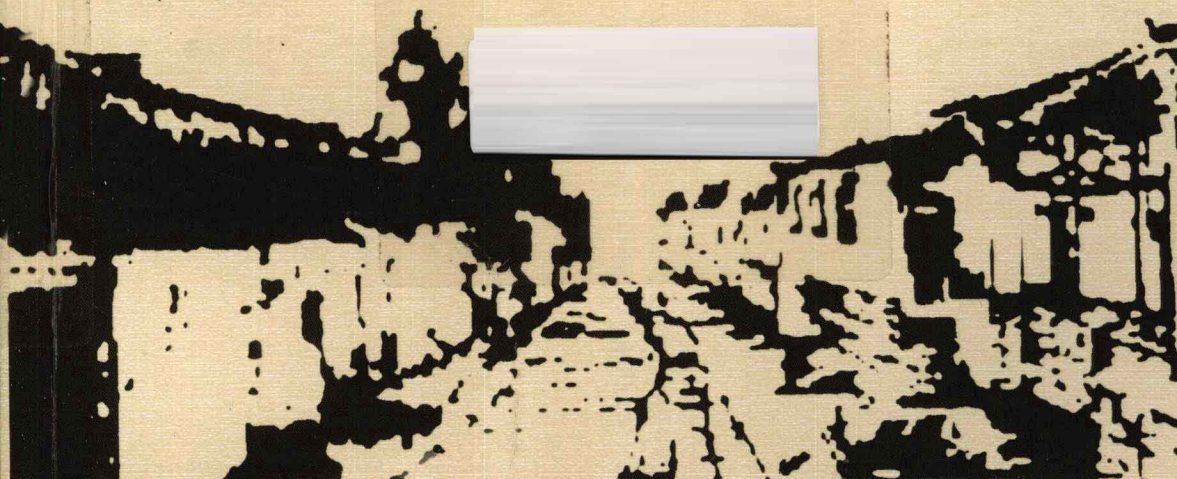


老 街

黄开中◎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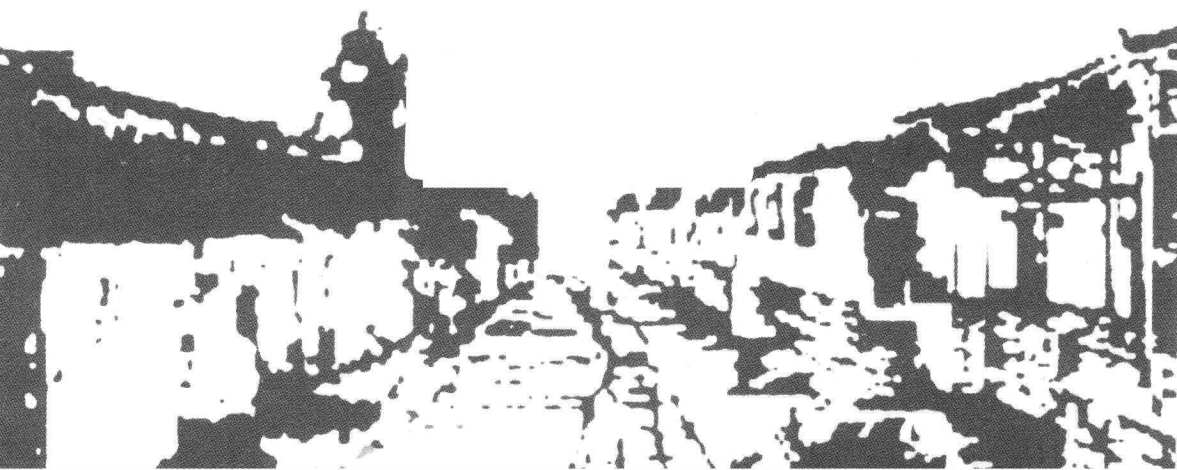
白山出版社



老街

黄开中◎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街 / 黄开中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29-0445-1

I. ①老…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8594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胡承山

装帧设计: 王 琪

责任校对: 胡顺成

印 刷: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24.25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29-0445-1

定 价: 43.80元

序

一壶老酒

○张正隆

我在《枪杆子：1949》这部书的后记中写道“身后有只狼”，整天写不完地写，就像身后有只狼撵着往前写。

就是被狼撵着的情况下，我一口气读完了开中的长篇小说《老街》。

久未看小说了，不知当下小说走到哪儿了。开中的《老街》让我眼前一亮，让我回味无穷。开中用老街人物、老街故事、老街风情、老街文化，酿制了一壶浓香醇厚的老酒，好有味道。

青砖青瓦的老房子，一家挨一家的老商铺老字号，一个个或身怀绝技的老街人，富于地域特色的老街风俗、老街规矩，老街人的家长里短，老街人在捍卫老街文化上的同仇敌忾，浓浓的关东老街情味，开中把老街的魂儿画出来了。

原本富于情味、富于神秘色彩的老街，因为日本人大仓的到来，因为小白楼的诡秘，老街人不能不生活在一种阴谋、恐慌之中。小说围绕

一个个非同寻常的老街人物的命运展开情节故事，自然流畅中不时拽出意想不到的又在情理之中的惊雷闪电。暗流涌动中，出场人物都像木偶般被线牵着，让人为他们提心吊胆、捏一把汗，直至结尾那位神秘人物白爷出场。

开中是个不愿受约束的人，写东西也随心所欲，没有框子，没有模子，因此他的《老街》里，没有在许多作品中那些似曾相识的人物，没有多少年来已经见惯了的那种模式化的情节，一切都是从那条关东老街中走出来的，是我们常说的“这一个”，属老街特产。

当今世界，溢美之词已经太多太多，我不想、也不敢再给读者添堵。那样对开中无益，也败坏我的名声。有《老街》作证，读下去便知。

开中很会写人物、很会讲故事，文字优美又质朴。从贯穿始终的春月，到挥之来去的底儿，人物个个新鲜又新奇，且出场即有悬念、出场即有故事，人物带出故事，故事表现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烟锅子、搬倒乐、王烧鸡、花玉指等人，包括江岛夫妇，实实在在的那个年代的老街人物，实实在在地演绎着那个年代的老街故事。

王烧鸡倒掉祖传老汤的故事，花玉指与顾卓然的情爱故事，吕品一与春月一碗碗冷水浇头的故事，搬倒乐拉春月在明晃晃的太阳下脱得赤条条与同样赤条条的老街男女一起泡狗儿汤的故事，老八正月十五赛秧歌的故事，第二次过年的故事，每个故事都那么有情调、有味道，好看、耐看，独特。还有，太河楼的太河宴，太子河的重唇鱼，紫云堂的“春江花月夜”，花玉指的指上功夫，张瞎子窗口神秘的蜘蛛网，等等等等，都那么富于诱惑力。我对开中说，你这些东西绝对是电影、电视剧的好材料，就看你的运气了。

我还想说一下春月这个人。作为日本人对老街文化侵略的执行者、一号女谍，春月一直是文静、含羞、美丽可人，不要阴谋、不使伎俩，更没动过一枪一弹，直至阴谋败露自杀身亡，许多不明真相的老街人还为她惋惜、为她流泪。其实，这个春月不要阴谋、不使手段，是不是正是她最大的阴谋、手段？

开中这部长篇最初的书名叫《老街紫雾》，我说，这四个字拌嘴、

咬舌头，就叫《老街》如何？有些年龄的本溪人，或多或少都晓得那条老街的。开中接受了这个建议。

我曾经说过，咱们本溪有几个周身每个细胞都在冒灵气的人，开中是其中之一。这小子还是个坐不住的人，除了打麻将，他很少能稳稳当当坐上一个小时。在这里我对开中再说一句，少打点麻将，多写点东西吧！

2013年1月28日于大连

1

人们习惯地称这里为老街。
清一色青砖青瓦的老房子，拥挤着一家挨一家的老字号。那青砖青瓦斑驳苍老，砖墙上生着一片片青苔，瓦缝间生着一簇簇的草。有风吹过，瓦缝间的草便瑟瑟地发抖，和着那飘飘的老字号、老招牌，就弄出了浓浓的老街情调。

有的房子有了裂痕，像要倒下去，却并没有倒下去。老街人会适时地修修补补，却不会扒倒弄出什么新房来。老街人习惯地固守着祖辈流传下来的老样式、老风俗。

老街四面是山。顺着地形走势，老街蜿蜒成一个“牛”字。牛字的那一“丿”斜着上了山坡，中间那长长的一“丨”顺坡而下，末端似牛尾巴一样，向东南方向甩了个弯儿，地势就开阔了，眼界也开阔了，就看见一条河。这条河叫太子河。太子河就隔着东山、傍着老街。

老街让山围着，也让坟围着。老街四面是山，山后皆有坟。

山呢，没什么像样的名字，很随意地以老街为中心，按方位叫东山、西山、南山、北山。名字简单了些，山却并不简单。西山的煤，东山的青紫云石，北山下的杯犀湖和狗儿汤，有名得很呢！山后的坟呢，也没什么像样的名字，也是很随意地跟着叫东坟、西坟、南坟。名字也简单了些，坟里的主人却更是有名得很。

正是这山、这坟孕育了老街。

有些年轻后生却对这山、这坟很不以为然。说这些山什么呀，光秃秃的，没什么看头，和人家黄山、泰山没法比。对这些坟简直就是反感、就是厌恶了，东坟、西坟、南坟，老街让坟包围了，多晦气呀！偏偏这个坟、那个坟的叫得响亮，很自豪的样子。那个东坟1904年日俄战争时，陵园就被毁了，树木被砍光，葬品被洗劫，剩下块墓碑后来也被迁到平顶山碑林，坟早已不存在了，老街人还东坟、东坟地叫着。后生们就抱怨：怎么不改个好听的名字？老辈们就很不屑：你们懂什么呀！就教导晚辈后生说：你们知道这坟里是什么人吗？是萨哈廉。知道萨哈廉是谁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孙子，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爱侄，雄才大略，战功卓著，死后，皇太极追封他为和硕颖亲王呢！直说得晚辈后生们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得圆圆的，就换了口气怯怯地问，那西坟、南坟……老辈们就自豪得不得了，说那当然了，咱这地界是风水宝地，没名份的人能占得到？晚辈的胃口被吊得高高的，就急着问。老辈们就说：西坟里葬的是安平贝勒杜度，南坟是清朝一丰姓巡抚大人的祖坟。

末了，老辈们还诡秘地说：“努尔哈赤的祖坟究竟在哪儿，一直是个谜，新宾永陵其实是一座空陵。没准儿，努尔哈赤的祖坟就在咱老街北山那边的山坡上。”

一日本人编写的老街史上作过这样的记载：老街东行一里许，有太子河，过太子河又一里许，有萨哈廉的森林，坟在其中，周围有常青松木环绕。和硕颖亲王陵寝，有雕刻文字、石墙，石柱，柱头雕刻狗、猴。圆锥形之坟，高3.83公尺，其下圆之直径14.31公尺。坟前立有巨龟驮的汉白玉石碑，碑高3.94公尺、宽1.5公尺、厚0.4公尺，碑头雕刻四龙，碑围是24条云龙戏珠的浮雕，碑文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就。

虽然萨哈廉墓在日俄战争中被毁坏了，墓葬洗劫一空，但是那墓碑还真实地留存在平顶山碑林。那碑文清晰地记录着萨哈廉的生平。

据记载，这座墓碑立于清康熙十一年八月初一，康熙帝亲撰碑文：

自古帝王创业垂统，必懋建本枝以作藩屏，故生隆显爵，歿锡丰碑，典甚重也。尔萨哈廉贝勒负姿忠亮，中外所推，肤功屡建，甲冑躬擐。努力行间，联司邦礼，尽心典则，益著寅清，洵百代所当瞻仰者也。拟封多罗郡王，忽焉长逝。太宗文皇帝眷尔勋劳追封为和硕颖亲王，以示隆眷。于康熙二年特赐恤典，敕建丰碑。朕今追念前徽，另谥曰“毅”，重勒贞珉，用传不朽，以示敦睦懿亲王之意云尔。

老街人很为老街骄傲，却对老街最初形成的枝枝蔓蔓说不大清楚。只依稀知道，明弘治年间，这里已经有人在土法冶铁。清乾隆元年，清廷发给煤商“龙票”，老街西山开始盛行采煤。到了清道光二十年四月十八庙会，山西缸贩王永盛来老街游览，发现老街西山黄土好，又细又黏，没一粒沙子，又见老街风景好、生意好，就来老街投资兴办了永盛缸场。清光绪元年，辽阳财东张星南也看好了老街，来老街投资兴办了张碗铺。张碗铺生意做得火、做得大，不仅烧制经营陶器，还经营起了苏杭的绫罗绸缎、华南华北的棉织布匹、京广杂货、东北土特产、东行粮栈、机器油坊、典当行什么的，还开设木局子贩运木材，就把老街弄得繁荣兴旺起来了。到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来到老街，强行开采西山煤矿。随之日本人就进入老街，日本商业也在老街火起来。老街便格外兴隆繁华的样子，临街的商铺字号一家挨着一家，什么公悦成、四合兴、永隆祥、兴记号、裕生茂、紫云堂、大老虎药房、李记酒家，数也数不清。日本人开的仓木靴屋、古贺洋服一货店，等等，争着抢着掺和进来，又添了几分热闹。

一家挨一家的店铺，就把那“牛”字衬托得清晰起来。那些有名的大商号，如永隆祥、裕生茂、四合兴、稻香村、公悦成什么的，多集中在“牛”字中间“工”的部位，太河楼在牛字上边那一横和中间一竖的交叉口上。“工”字下边多是妓院、烟馆、茶馆什么的，湖山楼大戏院也在这里。大老虎药房、紫云堂、万年王在“牛”字上方牛头的部位，而马家羊汤馆、李记酒家、王烧鸡店，等等，都在牛字中间那一竖下边

的牛尾巴上。“牛”字左上方那一“丿”，则是日本人开的店铺，老街人管那里叫洋街。

这就是老街了。这个清晰的“牛”字就是老街了。

2

民 国十八年，秋。

圆滚滚的落日，如喝醉了酒，血红大脸地卡在西山头上，就要滚落下山，却还没有滚下山去。余辉便撒满了老街，弄得那些老商铺、老字号镀上了一层金色，弄得老街人也喝了酒似的满脸红晕。

正是老街最热闹的时光。

“熏——鸡子儿！”

“油炸糕热——乎的！”

老街上摆摊挑担的买卖人，竞相运足了气儿吆喝着，额上颈上的青筋鼓胀得老高，吆喝的声儿调儿腔儿味儿花哨得很、讲究得很。有的就不仅是吆喝，而是拖着腔儿吆喝着唱。

“买的买来捎的捎，看看我老王的刮皮刀。”好像不是在卖东西，而是在卖吆喝。

那个挑担卖糖的钱罗锅儿，扯着嗓子连吼带唱，一口气吼出一大套儿。

“卖糖啊！哪位要吃糖啊？香蕉还有菠萝蜜，菠萝蜜的蜜柑桔，香蕉苹果大鸭梨，菠萝蜜的蜜柑桔，薄荷仁丹，仁丹还有宝丹消食化痰，金鱼儿还有银鱼儿是葡萄杏仁，香桃还有蜜桃是菠萝蜜的樱桃，香瓜还有菜瓜有管叫的西瓜。吃了我的西瓜，吃了我的糖，特别的甜，诸位不信你尝尝，四分不卖五分一块，一角还有两块，少钱不卖吃糖哟，吃嘛味，有嘛味，老街造的菠萝蜜，消痰的，败火的，酸的甜的可口的，卖糖啊……”

那个卖绣花针、绣花线的斜眼儿女人也唱，但不像钱罗锅子那么站着吼，而是坐在自家的摊子前，拿着绣花针儿，一边绣着一边唱。是唱，不像钱罗锅儿那么吼：

一更里荷包儿呀绣上正东啊！

上绣着红娘下绣张生啊！

张生跳墙啊惹下祸啊！

怒恼那红娘啊大骂张生。

二更里荷包儿呀绣上正南啊！

上绣着湘子下绣竹兰啊！

湘子出家啊终南山去！

一去呀三年哪没呀回还。

三更里荷儿包呀绣上正北呵！

上绣着油郎下绣花魁啊！

油郎拉着啊花魁手哇！

眉来眼去呀紧啦紧相随。

四更里荷包儿呀绣上正西啊！

上绣着牛郎下绣织女啊！

二人没做啊亏心事啊！

一道天啊河呀两分离呀！

五更里荷儿包呀绣在中央啊！

上绣着哪吒下绣二郎啊！

二郎哪吒呀本是天兵将啊！

后跟着托塔李天王啊！

浪声浪气，斜眼儿浪浪地从一更里直唱到五更。

搬倒乐也唱，依着店门看着街上的行人唱。不过人家唱的是自家的买卖，搬倒乐唱的却和自家的豆腐脑儿一点儿不搭边儿。

“谁家的狗谁家的猫，

谁家的母猪乱跳槽，

前门打出后门进呀！

只因公猪不称心，不呀么不称心。”

老街人呢，似乎都涌到街上来，随着人流这儿站站、那儿看看，招呼着，说笑着。

老街的买卖人吆喝得正欢，太河楼门前忽然热闹起来，二十多人的鼓乐队在太河楼大门两侧一字排开，乐手个个身着战国士兵服饰，起劲地演奏起《胆琴心》。

老街人一下子涌了过来，把太河楼门前围了个严实。

太河楼的新东家春月笑吟吟地站在门前，紫云堂大少爷顾若子站在春月身旁，也是一脸的春风。

大烟锅子左手托着大烟斗，臂弯里挎个提包，右手忙不停地从提包里一把把掏出糖果、烟卷，散给看热闹的老街人，大嘴里还不停地嚷着：“往后站站，往后站站，这儿这儿让个道儿，让个道儿！”这老家伙大个子比一般人高出一个脑袋，半截电杆似的，在人群里十分惹眼。

顾卓然来了，沈大先生来了，万年王来了，孙拐子来了，张瞎子来了，五月仙来了，搬倒乐来了，阮老大来了，金老板来了，古掌柜来了……

来的都是老街人常挂在嘴上的人物，这些人有的身怀绝技，有的握有祖传秘方，有的是老商铺、老字号的老板或掌柜。

春月微微低了头，笑吟吟把这些贵客一个个让进太河楼。顾若子一直在春月一左一右陪着笑脸。

看热闹的老街人就忍不住小声议论着、猜测着。

这个年轻的日本姑娘怎么这么大的面子？张碗铺怎么肯把太河楼转让给日本人？

老街人议论最多的还是春月和顾若子。

老街人都知道，顾若子和大老虎药房沈大先生的女儿沈如云是一对儿，顾家和沈家这门亲事是一年前就说定了的，只等个好日子过聘礼了。没想到这个春月去年回到老街，一下子就把顾若子的魂儿勾了去，就像施了什么魔法一样。顾卓然无法阻止儿子，只好红着脸一次次推迟向沈家下聘礼的日子。沈大先生虽然很要面子，也只好叹息着说：“再等等看吧，再等等看吧！”

今天顾若子当着老街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公开站在春月身边帮着忙活，老街人就看明白了。不知道沈大先生和顾卓然看了，是啥滋味儿。老街人注意到，刚才沈大先生来的时候，春月向他点头微笑，他也冲春月点了点头，很给春月面子。当他抬腿迈过太河楼大门槛时，顾若子上前搀了一把，只是没有看见沈大先生脸上的表情。

就有人说了一句：“这个春月，也真是的！”

从那语气里，听不出是对春月的埋怨，还是对春月的赞赏。

春月生在老街。1905年，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进入老街，开采西山煤矿，大量日本人随之陆续涌入老街。江岛夫妇当年最先来到老街，开了一家日本料理店，并在老街生下一个女儿，这对日本夫妇为女儿取了个中国名字：春月。春月一直在老街人的眼皮底下长大，14岁那年，回日本读高中、读大学。1928年，大仓喜八郎死去，其子大仓喜七郎来老街，继任老街大仓煤矿董事长。就在这一年，春月跟着大仓喜七郎又回到了老街。

春月离开老街时，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这次回来，出落成一个

人见人爱的美人儿了。春月个儿不算高，身材有模有样儿，该鼓的地方鼓着，该细的地方细着。齐眉的刘海儿，齐耳的短发，一张白净细腻的瓜子脸上，巧巧地生着弯眉笑眼、小俏鼻子，又妩媚又娇柔。春月模样儿文静，说话也轻声细语，小河流水一样。春月和人说话时，喜欢微微低了头，然后抬起眼睛看着你，浅浅一笑，白静而又纯静的面颊上染上一丝羞涩的红晕。

顾若子第一次看见春月时，就被春月迷住了。那是春月回到老街没几天，到紫云堂要选一块紫云石砚，一进紫云堂，目光巧巧地遇到了顾若子的目光。春月微微低了头，然后抬起眼睛看着顾若子，浅浅一笑，颊边飞起一丝羞涩的红晕。

顾若子就像中了魔法，魂儿立即就被春月吸了去。

顾若子殷勤地给春月当参谋，告诉春月：挑选砚台时如何看石料材质、如何看雕琢工艺、如何看砚台造型，等等，有意地卖弄着自己在紫云石砚方面的学问。春月微微低着头眼睛一直看着砚台听着，很认真、很感兴趣的样子，偶尔抬眼看着顾若子，颊边一红便又低下头去看砚台。后来在顾若子的建议下，买了一块渔舟唱晚砚。春月微微低了头，道了两声“谢谢”，后退两步，转身出了紫云堂。顾若子竟跟着送出店门来。春月停下，又是微微低了头，然后抬起眼睛看一眼顾若子，浅浅一笑说：“谢谢！”停了一下，更小了声说：“如果有时间，我请您喝杯清酒好吗？”顾若子听了连连说：“有时间，有时间。”

当天晚上，顾若子就找到江岛的日本料理店，和春月喝清酒去了。

后来，顾若子就迷上了日本清酒，常常到江岛的料理店，和春月喝日本清酒。

3

邀请客人都到了，只有王烧鸡没到。

邀王烧鸡买卖不大，名声却响亮，算得上老街的招牌。就是在奉天、在关东，老街的王烧鸡也有名得很。东三省都督赵尔巽曾赐王烧鸡一块“老街名牌”金匾。奉天还来了位女记者，王烧鸡捧着金匾的大照片，登上了奉天的报纸，名声就更响了。有一年，大仓喜八郎带回几只王烧鸡，招待日本的上层人物，吃得那些日本人直举大拇指，跟着大仓喜八郎，硬着舌头一遍遍地说：“老街，王烧鸡！ 老街，王烧鸡！”

王烧鸡不到，总是件很扫兴的事。

春月要和顾若子登门去请，顾若子说：“再等一会儿，他一定会来的。”顾若子很自信。因为这次春月请的客人，都是顾若子帮着出的主意，都是顾若子陪着下的大红帖子。这里边有顾家的面子。老街人是很讲面子的，顾家在老街也是很有面子的。

但王烧鸡没有等来。

顾若子只好陪春月登门去请，王烧鸡家大门上锁了。

顾若子在春月面前失了面子，脸上很不好看，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春月理解地看一眼顾若子说，也许他有什么急事了。顾若子借机下了台阶说，他一定有急事了。

太河楼一楼大厅里，十几张八仙桌，坐满了老街上头有脸的人物。春月带来的三个助手，忙着一桌桌斟茶倒水。茶是西湖龙井茶，水是杯犀湖水。老街人招待尊贵的客人，最讲究用杯犀湖水泡西湖龙井。

这些老街人物，喝着茶，唠着喀。

“怎么没看见王烧鸡？”

“对呀，王烧鸡怎么没到？”

有人议论起王烧鸡。

王烧鸡虽然没到，宴会的气氛还是很热烈的。春月先把三个助手介绍给大家，三个助手都是漂亮的日本女人，都会说中国话，都改了中国名字，一个叫夏风，一个叫秋花，一个叫冬雪，和春月连在一起，正好是风花雪月。年龄呢，夏风和秋花和春月差不多，只有冬雪年龄大些、中国话说得生硬些。

春月向各位敬酒。

春月说：“太河楼是老街的太河楼，我会一切按老街的规矩办，请各位多多关照。”声音轻轻柔柔，说完了，冲大家深深一躬。大家心里都很受用，就都很开心地喝酒。

酒过三巡，春月到后厨，把大厨吕品一请出来，恭敬地让到顾卓然身边坐下，亲自为吕品一斟上酒，又端起自己的酒杯说：“我敬吕师傅一杯。”说着低下头干了。吕品一跟着把酒倒进肚里。春月说：“以后，太河楼就全仗吕师傅了。”在座的各位也都向吕品一敬酒，吕品一擦擦额头的汗水，连干三杯，站起来说：“各位先喝着，我还得到后厨忙乎去。”顾卓然笑笑说：“大家都等着你的‘鲇鱼穿豆腐’呢！”

老街人喜欢喝白家烧锅的老白干。春月请客自然不会用别的酒。几杯老街白干下肚，春月的小脸就艳如桃花了。春月红着小脸一桌桌劝酒，大家都护着她，让她别喝了。春月就微微低了头，再抬起眼睛看向